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六

張方平

范雍

孫子奇曾孫坦

程戡

鄭戩

明鎬

附王則

王堯臣

從父洙洙子欽臣

葉清臣

王拱辰

馮京

趙槩

張述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凡書一閱不再讀從人假三史旬日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宋綬蔡齊稱為天下奇才連舉茂材異等賢良方正授校書郎知崑山縣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故以嫚書來冀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言宜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庶得歲月之頃以選將厲士堅城除

器先爲不可勝以待之。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或謂其論出於姑息。欲決計用兵。方平復上平戎十策。言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宰相呂夷簡善其策。不果行。命直集賢院。改知諫院。夏果寇邊。方平首言。樞使起於後唐。權宜之制。以後事柄與中書均。迨今軍民分爲兩途。文武別爲二體。乞合樞密之職於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領。時調諸道弓手刺爲宣毅保捷軍。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連疏爭之。弗聽。夏竦節制四路出師。逗遛屢失事。機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復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邊用兵五年未解。中外勞敝。元昊亦困。方平上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

自新之路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卹彼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元昊竟降進修起居注使契丹其主嘉之與擊毬爲樂飲以玉卮贈所乘馬還知制誥權尹開封庶務叢集決遣無少遺忘進翰林學士元昊旣臣表與契丹有隙請絕其使方平言得新附之小羌失和久之強敵非計也宜賜以詔使之審處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王拱辰議權河北鹽方平入見帝問河北鹽何故再榷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請直降手詔罷其事河朔父老迎拜卽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卒夜變詰旦帝語二府張貴妃有扈蹕功夏竦卽倡言當尊異之方平語陳執中曰漢馮婕妤奸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貴將萃於

公執中瞿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首上數千言大要謂祥符以來務爲姑息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以及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亂茶鹽香礬之法此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究帝覽對甚悅俄坐判官楊儀得罪出知滁州改江寧入判流內銓升侍講學士知滑與益州未至有邛郫川譯人扇言僂智高山南詔將入寇民大驚擾朝廷亦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廉得造語者梟境上蜀人乃安復召爲三司使方西鄙川兵兩蜀多所調發爲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汴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前代各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爲固所恃者汴漕耳天聖已前歲調民浚治故水行地中後漸淤淺妄議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

日以塞。因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曰。此國計大本也。悉如其說行之。還尚書左丞。轉工部尚書。帥泰州。謀告夏將。歷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會公亮言。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倘罪之。邊臣其敢先事爲備矣。然卿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卽位。轉禮部尚書。知鄆州。上語輔臣曰。吾在藩邸。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建言之臣。未見其比。還爲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以簡易誠明對。帝不覺前席。及不豫。召至福寧殿。馮几而言。多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卽抗聲曰。必顓王也。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旣立。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以遺制行之。斯乃大孝。又請差減錫賚。比乾興什之七八。帝親批詔草曰。卿文章典雅。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有三代遺風。雖書

之訓誥殆無以加拜叅知政事曾公亮薦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用俄丁父憂服闋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請外知陳州陞辭極論新法并用師利害曰夫民猶水也弗戒必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帝爲憮然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於州民大驚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有詔罷諸郡兵名爲宣徽北院使詔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始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及太宗謀取燕薊內徙李彝興馮輝朝廷自此肝食真宗澶淵許盟至今不識兵革三朝往事甚明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治患不可聽也帝又問慶曆以來事對曰臣時爲學士元昊初臣誓盟封冊皆出臣手帝嘆曰可爲舊德矣遼使蕭禧議疆事臨當辭還臥罪不起方平語樞密吳充但令主者曰

致饋勿問而論邊郡移檄本國禧聞之卽行尋除中太乙宮使
上欲廢易汴渠極論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安
所仰朝廷無措足之地矣又論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
邊關海舶又不議錢出入錢日益耗舉朝令典一旦削除之
其意安在遂求去帝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論政不同欲真
卿樞密而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進南院
使判應天王師時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遐荒
後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
如其言司農推新法鬻及祠廟上言宋乃王業所基闕伯封於
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聞
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併及天下祠廟皆得不鬻
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論事益切至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

曰臣且死可藉口以見先帝官制行廢宜徵使獨領如故哲宗加太子太保薨年八十五贈司空諡文定爲人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三蘇深器異之嘗薦軾爲諫官後下制獄抗章爲請故軾終身敬事之敘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晚受知神宗於安石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富弼過宋都語方平曰人固難知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非難知者頃知皇祐貢舉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事皆欲紛更某惡其爲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也范雍字伯純世家太原曾祖仁恕蜀宰相祖從龜刑部侍郎入朝改右屯衛將軍葬河南遂家焉雍登進士調洛陽縣簿累殿中丞知端州遷太常博士寇準辟河南通判還判三司開拆司河決滑州選京東運副歷河北陝西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度支

副使至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提舉司庫務
勾當三班院環原州屬羌擾邊命爲安撫使雍言羌人因罪罰
羊者舊輸錢比年責使出羊頗以爲患請輸錢如故輕者以漢
法贖金從之遷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論前平滑州水患加龍
圖閣直學士天聖六年拜樞密副使母憂起復遷給事中會玉
清昭應宮災雍抗言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今遽爲灰燼非出
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議葺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進
禮部侍郎太后崩罷知陝州改永興軍關中饑疫雍爲振恤以
疾請近郡知河陽轉東部侍郎知應天河南二府加資政殿學
士陳安邊六事請聚兵天雄軍以備河北益募永興河中土兵
以備陝西因元昊反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元昊僞遣人通
款雍信之不設備突引兵數萬破金明砦乘勝至城下執大將

石元孫劉平雍閉門堅守會夜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左遷知
安州一歲復原官知河中又知永興軍兼轉運事遷尚書左丞
資政殿大學士初雍議城永興或言其非便詔止之雍匿詔而
趨成其役明年賊犯定川邠岐之間皆恐獨永興不憂復徙河
南遷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師爲治尚寬恕好謀而少成人呼
大范老子以別范仲淹頗知人喜薦士秋青爲小校坐法當斬
雍貸之子宗傑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歷陝西轉運使先卒孫
奇字中濟以祖蔭補并州判官唐介薦賜對提舉修在京倉
父詔按覆營繕匠吏積爲欺隱懼罪爲飛語聞上神宗察其無
私特慰勞之授戶部判官出爲湖南運副言梅山蠻恃險爲患
宜拓取之後章惇開五溪議由此起入判將作監使遯還歷河
東陝西河北京東四路轉運使工部左司二郎中加直龍圖閣

元祐初爲司農卿以病解起知鄭州加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召權戶部侍郎刪酒戶苛禁及奴婢告主給賞法未幾出知慶州廣儲蓄繕城柵嚴守備羈黠羌推誠待下人樂爲用以吏部侍郎集賢待制致仕卒年六十三曾孫坦字伯履以父任開封推官金部左司員外郎大理少卿押伴夏國使應對合旨賜進士第權起居舍人使遼復命具語錄以獻徽宗稱善付鴻臚令後使者視以爲式遷殿中監知開封以諫開邊始禍責舒州團練副使復集賢修撰知江寧府洪楊二州召爲戶部侍郎論當十及夾錫錢之弊求便養親出知河陽政和初復官戶部侍郎改當十錢爲當三罷淮鹽入東北鬻諸州公田以實常平與宰相張商英議戶部歲入有限自非軍功節度使留後至刺史數千員宜減半俸及他工役末作一切裁損商英去後言者論坦

助爲置竭之說以搖衆聽又建議鬻田廢元符令貶黃州團練副使安置韶州以赦復徹猷閣待制卒年六十二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少力學登甲科補涇州觀察推官遷秘書丞通判許州以曹利用墜降秩改斬州通判徙處州辨人殺母以誣讐者正其子罪遷屯田員外郎知歸州召爲侍御史三司度支判官寶元初忻代地震壞城郭廬舍死傷甚衆命戡安撫以便宜從事改起居舍人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三司戶部副使除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奏罷保穀軍籍州縣以供私役者計傭坐之未幾知渭州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戡常保任貝州張得一及得一伏誅坐奪職知鳳翔徙河中中丞張觀辨復原職知永興軍徙瀛州四遷給事中契丹使過稱疾求著帽見戡使謂曰有疾可毋相見見當如禮

使語屈冠而後見人言甲午歲蜀且有變仁宗自擇戡再知益州遷端明殿學士召見慰遣至彭州斬民妄言兵變者到任大修城池武備完固召拜參知政事避文彥博親嫌改戶部侍郎尋爲樞密副使數與宋庠爭議罷除吏部侍郎兼觀文殿翰林侍讀三學士同羣牧制置宣徽南院郎延路經略安撫等使判延州英宗卽位領安武軍節度使留再任奏請凡遇覃恩蕃官得一例序遷首領有戰功材武皆得名見選補蕃官著爲令又調兵夫增築夾河兩城橫山竹塼怨諒祚願率所部叛取靈夏求兵爲援戡請乘機許之會上不豫大臣重生事不報言者欲選大臣帥永興屯重兵以制五路勅戡條其利害戡言四路距永興皆十數驛設有警急恐不及事且關中財賦不贍軍多何以給之又宦官王昭明奉命領四路蕃部事戡謂蕃部所以亡

正苦邊吏苛暴爲西人誘略爾今昭明等徒能呼名首領徇以牛酒恐未足以結其心而甚動邊聽宜罷詔皆從之夏人遣使入貢移文僭稱樞密哉却止之但稱使副尋累章告老手詔問勞賜茶藥黃金名還道卒贈太尉謚康穆哉在邊安重習事治不近名或傳其交通宦官閭士良至令妻出見致位政地爲呂誨指劾

鄭戩字天休吳縣人早孤力學事楊億以屬辭知名登甲科授奉禮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召試學士院遷光祿丞集賢校理通判越州遷改太子中允同知太常禮院注釋御製發願文三寶讚升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國子監選明經生講解經義徙知審官院遷起居舍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吏馮士元受賕藏禁書爲人所告戩

窮治之辭連率執遂逮捕呂夷簡子公綽公弼參劾其狀士元
流海島知樞密院盛度參知政事程琳皆坐罷去自御史中丞
孔道輔以下絀罰又十餘人朝議憚之飛彊敏善聽決喜出不
意獨假貸細民卽豪宗大姓繩治益急徙樞三司使復轉運使
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較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緡康定初
遷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進副使坐宋庠黨罷爲資政殿學
士知杭州開錢塘湖疏淤填清占冒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
治如戢法遷給事中徙并州道改鄆州又徙永興軍建言凡軍
行所須相緩急析爲二等非甚急者罷去之奏歲減衙吏輸京
師木二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多豪惡悉
鯨鯢之人皆惕息遷禮部侍郎陝西四路都總管兼經略安撫
招討使駐涇州聽便宜從事與劉卬謀築水洛結公二城以通

秦渭援兵招生羌大王族爲邊衛使著作佐郎董士廉督其役
治知慶州滕宗諒知渭州張亢過用公使錢咸致于法進戶部
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益募土人爲弓箭手計口給以鄜
府閒田河東行鐵錢盜鑄者衆戡請以三當一令下兵民扇動
聚而譟州門戢推首謀者黥配數千人民始定遷吏部侍郎領
宣徽北院使奉國軍節度使卒贈太尉謚文肅戡遇事果敢必
行然憑氣近使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孫凝之紹興中爲安撫
司機宜以兵死詔官其家一人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登進士補蘄州防禦推官真宗崩上
頌四十六篇改大理丞薛奎辟秦州節度判官又辟益州錄事
參軍程琳代奎以鎬通判州事遷太常博士奎還朝薦於仁宗
稱其沈鷲有謀能斷大事除開封推官獻六冗書歷禮兵刑三

部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爲京東益州兩路轉運使歲饑盜發
鎬爲平物價募民爲兵一時人賴以安坐失察屬吏賦罪降知
同州開州兵材武者三百餘人教以強弩奏爲清邊軍最號號
悍其後陝西河東頗倣置之起爲陝西運使元昊破金明砦鎬
自督將士引百餘騎修復其城一月而罷遷戶部郎中直昭文
館知陝州權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修建寧中侯百勝砦
鎮川清塞堡凡五城以勞轉左司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
大巡邊塞杖將士不職罷其疲軟者擇習事者以守堡砦改權
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尹開封王則反命爲體量
安撫使及命文彥博往收鎬爲副使事平彥博數推鎬有功遷
端明殿學士至給事中權三司使慶曆八年拜叅知政事會疽
發背帝惜其忠亮有勞欲及未亂一見之駕臨問惻然曰方賴

卿謀國何遠被疾鎬氣憊猶能頓首謝翌日卒諡文烈爲人端
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遇事不苟人所推重王則涿州人歲
饑與母訣刺福字於其背流至恩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
軍爲小校恩冀俗喜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
詭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妖人妄傳則背上福字隱起
爭信事之州吏張繡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冀諸州約以慶曆
八年正旦斷澶州浮梁倡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
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叛時諸臣方
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知州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
執而囚之都監田斌巷鬪不勝亦走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任
黃裳持印棄其家絕出保南關賊出獄囚殺司理參軍王獎又
殺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湊僭號東平郡王僞拜

繼宰相吉樞密使建國曰安陽勝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廡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得勝以十二月爲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宜軍破趙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書城樓一爲一州補署其徒每面置一總管慮民繼亡者衆下令守者什伍相保一人亡餘悉斬首州民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繁帛書射鎬軍約爲內應深夜垂組密引數百人焚樓櫓城幾克而登城者欲專其功斷組以絕後來者賊覺率衆拒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縋而下謀報賊期以正月十四日出劫契丹使者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果獲其徒城峻不可攻鎬爲距闔將成爲賊所焚遂卽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及彥博至穴已通夜選壯士由地道入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奔賊遂大潰開東門遁祇候張綱緣壕與戰死之總管王

信擒則餘衆保村舍皆焚死檻送則京師支解以徇叛凡六十
六日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祖礪父渙叔瀆淵冲兄稷臣弟
夢臣俱登進士礪至屯田郎中堯臣擢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
湖州召試改著作佐郎直集賢院會冲坐事出堯臣知光州父
喪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遷右司諫請窮治郭后暴崩事不報
值上元節復奏郭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不宜張燈帝從之擢
知制誥同知通進銀臺司提舉諸司庫務知審刑審官二院拜
翰林學士陝西用兵命爲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自元昊反關
中之民凋敝爲甚而故事使者所至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於
民請以詔特加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從之使還言陝
西四路兵二十萬可戰者止半賊衆入寇常數倍官軍彼以十

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三敗由衆寡不侔也今宜益關土
兵以二萬屯渭州爲鎮戎山外之援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突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
入患不能出若延州之金明塞門砦鎮戎之劉播定川堡渭州
山外之羊牧隆城靜邊砦皆不能扼其來旣入漢地分行鈔略
擄人畜掠財貨士馬疲困奔趨歸路無復鬪志當以精兵扼險
強弩注射旁設奇伏斷其首尾且追且擊賊必敗衄若向循故
轍兵寡勢分必無可勝之理又論延渭鎮戎山外三敗之由皆
因賊據厚地誘致我師旣不能據險擊歸反多倍道趨利以方
疲之兵合生羌之勢不亡何待願敕邊吏嚴謹斥堠毋得輕出
言多施行又論韓琦范仲淹忠義智勇不當置秦州散地及薦
种世衡狄青皆將帥才踰年帝思其言復命二人招討以堯臣

安撫涇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砦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失於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劫德勝砦將姚貴閉城叛堯臣適過作書諭以禍福衆乃出降爲申明約束如舊而去既還上言自夏竦陳執中並以兩府充經略安撫招討使琦與仲淹止爲經略安撫副使旣而張存王沿張奎俱是學士待制之職止管勾本路總管司事今琦仲淹麗籍旣爲陝西四路都總管緣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察節制而武臣尚帶經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名號不異所稟非一今竊並罷逐路都總管副總管經略只充緣邊安撫使從之又言鄜延環慶路皆險固易守惟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自鎮戎至渭州沿涇河大川直抵涇邠略無險阻難以捍防朝廷相機置帥府於涇州誠控扼關陝之會然以頻年三入屢經敗覆邊地空

虛士氣不振。願深鑒近弊。精擇將佐。其新集之兵。未經訓練。宜易以舊人。若此路兵力完實。賊必不敢長驅入寇矣。因條備禦輕重之策爲五事上之。請涇原五州益置弓箭手及檢校關樓櫓皆報可。除戶部郎中權三司使辟張盥之杜杞十餘人爲副使判官內侍張永和議收民僦舍錢以助軍費。堯臣入對曰。此衰世之事。名怨而擗民。唐德宗所以名朱泚之亂也。不可不察。又夔州轉運請增鹽井歲課十餘萬緡。堯臣謂上恩未及遠而反牟厚利。適足斂怨。皆罷之。遷翰林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爲羣牧使。母喪服除。轉右諫議大夫。大享明堂。加給事中。與三司更議茶法。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之數。拜樞密副使。會儂智高反。請析廣西宜容邕爲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賓雷化鬱林儀藤梧峴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貴隸邕州。遇蠻入寇三路會

擊統於貴州經略安撫使罷遣北兵遠戍益募澄海忠敢土軍
分屯運全永道三州米以餉之詔狄青審議青以爲便居樞密
三年務裁微倖抑恩濫隨事損益大者皆著爲令由是小人益
怨搆爲飛語上聞仁宗不以爲疑堯臣益感勵嘉祐初以戶部
侍郎參知政事爲胡宿所抑轉吏部侍郎卒贈左僕射謚文安
爲人持正守法以身任天下之事進由文學典內外制十餘年
訓詞溫麗嘗與文彥博富弼劉沆勸帝早立英宗爲詔草挾以
進未果行元豐三年子同老進遺稿論父功遂加贈太師中書
令改謚文忠 從父洙少穎悟博學記問過人登甲科補舒城
縣尉調富州主簿晏殊薦爲南京府學教授遷國子監說書改
直講校史記漢書擢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爲天章閣侍講
尋讀寶訓要言於邇英閣累遷太常博士同管勾國子監預修

崇文總目遷工部員外郎修國朝會要加直龍圖閣坐蘇舜欽
累黜知濠州徙襄州洙上言近年邊糴增虛價數倍雖稍延日
月之期而終償以實錢及山澤之物以致三司財用恆蹙請借
內藏庫禁錢乘今歲京東河北大稔糴以供食具卒叛州郡恟
恟多請罷閱士又請毋給庫兵洙言若此人心愈不自安命給
庫兵閱士如常徙徐州時京東饑值賦薪槌寒商胡河輸半已
足命更其餘爲穀粟以餉流民因募壯健爲兵得千餘人盜賊
衰息部使上最第一徙亳州建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
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以均其稅入除史館檢討更修撰將祀
明堂宋祁言制度久不講薦洙有禮學諳同具其儀撰大饗明
堂記遷知制誥判太常奏臣下諡號不當與僖祖同音其夏竦
王洙諡文獻章得象諡文憲皆改定之嘗使契丹館伴言南朝

聖容耶律防向畫以歸欲持至館中洙以此非瞻拜之地遂力
拒之會張貴妃薨洙附會宰相與內侍治喪皇儀殿追冊溫成
皇后擢爲翰林學士旣而卽園立廟且欲用樂令直官填印紙
議上朝廷從之禮官移文開封治擅發印紙罪府尹蔡襄釋不
問諫官御史連疏論之改兼侍讀侍講二學士時謂罷一換二
前此未之見也忽得疾帝遣使存問卒賜諡文御史吳中復言
不應乃止生平汎覽傳記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算數音律訓詁
篆隸之學無所不通預修集韻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鄉兵
制度著易傳十卷雜文千有餘篇與胡瑗更造鐘磬議者病其
無形制容受之別洙子欽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贄歐陽
修器重之用蔭入官文彥博薦試學士院賜及第歷陝西轉運
副使元祐初爲工部員外奉使高麗還進太僕少卿遷祕書少

監爲幸惇所惡改領開封以集賢殿修撰出知和興饒州尋罷
奉祠提舉太平觀徽宗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平生爲
文至多所交盡名士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警正世稱善本
葉清臣字道卿吳郡長洲人光祿卿參子幼敏異好學善屬文
天聖二年知舉劉筠奇所對策擢居高第授奉禮郎簽書蘇州
觀察判官還爲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通判太平知秀州入判三
司戶部勾院上言九事一遣使循行天下察民疾苦并吏能否
二興太學選置博士許公卿子弟補學生三重縣令四諸科舉
人取明大義責以策問五省流外官無得入仕六聽武臣終三
年喪七罷度僧廢讀經一業八訓兵練將九慎出令簡條約俄
出知宣州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改鹽鐵判官進直史館疏言
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京師地震定襄五日不

止壞廬舍殺人畜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故垂戒以啓迪清
衷而乃泰然不以爲異徒遣內侍修道科治佛事非所謂消復
之實也頃以言黜范仲淹余靖天下齟舌者將二年願陛下深
自咎責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善應來集書奏仲淹
等皆得近徙又應詔直言大臣專政咸嘉納之請外除兩浙運
副請疏盤龍匯泥瀆港入于海並太湖民賴其利入爲右正言
知制誥兼知審官院判國子監言今外無驍將內無重兵舉西
北二陲觀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壯其中空洞了無一物兼以
屯戍無術資糧不充連監牧馬窮年募兵多應故事此臣所以
日夜憂之矧羌戎稍却變詐亡窮豈宜乘一時之小安忘前日
之大辱擢起居舍人龍圖閣學士元昊圍延州旣解去鈐轄內
侍盧守勲與通判計用章更訟于朝朝議薄守勲罪獨流用章

嶺南清臣疏言臣聞延州之圍守懃對范雍號泣謀遣李康伯見賊用章欲退保已而賊退守懃懼金明失事朝廷歸罪又恐倉卒之言爲人所發禍在不測遂反前議移過於人設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懃欲謀見賊乃是歸欵二者之責孰重孰輕望詔彥博鞠正其獄無容偏聽以虧公論其後獄具守懃纔降湖北兵馬都監帝以西師未解經費告急清臣才有可用命權三司使始奏編前後詔敕刪去簿帳之叢冗者更不能欺初內侍領內東門御厨凡所須索有司不敢問清臣創爲合同以檢其出入尋坐宋庠黨出知江寧踰年拜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父憂服除宰相陳執中素不悅清臣改侍讀學士知邠州請對改涇州俄進戶部郎中知青州徙永興軍浚三白渠溉田六千頃會河決商湖北道艱食復權三司使

爲戶部副使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條當世急務清臣極論時政闕失且曰欲息奔競原在中書若宰相抑奔競之流則風俗醇厚人知止足用儉佞之士則貪榮冒進趨競成風比來人士奔走相門入取街談巷議以資耳目出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時有三尸五鬼之號假天子之耳目以爲權要之腹心宰相所惡則拮以微瑕公行擊搏所善則從而唱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官闈小事卽極言過當所以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如宋禧爲御史勸宮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取笑四裔不加訶譴王達兩爲湖南江西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又奏向傳式不職請出之其他論列甚衆皆剴切權貴皇祐元年春帝御便殿訪近臣備邊之策又問輔翊之能方面之

才與將領偏裨就可任使。清臣上對略曰：當世不患無人，患有
人而不能用。今輔翊之臣，抱忠義者莫如富弼，安社稷者莫如
仲淹，諳古今故事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莫如鄭戢，方面之才嚴
重有紀律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莫如
劉渙，宏達有方略莫如孫沔。至於將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
必親當矢石。王德川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
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略，張亢倜儻
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
若乃朔方災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不舉職，且如
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措辦，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
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秋八月計度市糴，仲春尚未與奪財賦，
何緣得豐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爲主者自分彼此，緩急不

以爲備。既往固不可咎。將來又復不追。臣不知其何如也。若夫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誠天下之福。比日多以卑官躐請厚俸。倖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至於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頃。歲費錢百萬緡。所畜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爲難矣。會河北奏乏食。清臣自汴漕米由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爲安撫賈昌朝所格。因與固爭。且疏其跋扈。宰相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清臣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爲人天資英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郭永祐妻舒王元偁女。封郡主。請增月給。清臣執奏不可。仁宗面諭不行。數論天下事。

陳九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子均集
賢校理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初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仁
宗賜今名除通判懷州入直集賢院歷鹽鐵判官修起居注知
制誥慶曆初爲翰林學士契丹使劉六符常語買昌朝曰塘梁
何爲者一葦可航不則用十萬土囊卽可路矣上以問拱辰對
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我此夸言爾至是六符又來
求關南十縣指太宗伐燕以爲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
師征河東契丹通使旣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怒遂回軍伐
之豈謂無名乃作報書略謂旣交石嶺之鋒遂起薊門之役契
丹得報繼好如初帝喜對輔臣稱其深練故實命權知開封拜
御史中丞因對言夏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除樞密使何以

勅厲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其說疎遂罷又言滕宗諒
在慶州所爲不度而但降秩守號懼邊臣則效宜施重責未聽
卽家居求自貶乃徙宗諒岳州敷拱辰赴臺入見帝曰言官舉
職由已行止由朝廷豈當以未行爲沮而輕去以沽名乎自今
有言者宜力陳毋避僧繇宗鑑佛貳衆都人競投金冶中至
宮掖亦出貲佐之拱辰言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急動士心起
民怨詔亟禁之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
辰風其僚魚周詢劉元瑜舉劾之舜卿益柔阮寬同席者俱逐
欽因以傾杜衍范仲淹蓋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壻也
拱辰由此爲公議所薄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未幾坐舉富民
鄭旭不當出知鄭州徙澶瀛并三州數歲還爲學士承旨兼侍
讀帝閱太玄經於邇英閣顧問卿知其說否拱辰具以對因奏

願陛下垂意六經旁采史策此不足學至和三年聘契丹見主
於混同江重其南朝狀元待之加厚每垂釣得魚必酌酒親鼓
琵琶以侑飲使還御史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萬一北使援
此爲例何辭拒之又湖南運判李章知潭州顓市死商賈珠事
敗祈拱辰入珠掖庭以緩獄至是抃并劾之乃除端明殿學士
知永興軍歷泰定二州河南大名二府積官至吏部尚書神宗
登極恩當轉僕射歐陽修謂宰相之職不應序進但遷太子少
保熙寧元年召爲宣徽北院使安石惡其異已出知應天府八
年入朝爲中太乙宮使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圓帶再判大
名改武安軍節度使抗言三路行保甲法日聚民而教之非止
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將驅之以法使陷於罪罟也浸淫去而
爲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時相怒爲沮

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上章不已。帝悟。自此第五等戶始得免。哲宗立。徙節彰德。加檢校太師。卒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懿恪。

馮京字當世。江夏人。少雋邁。不羣。三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負宮掖勢。欲妻以女。力辭。竟婚富弼女。初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因疏吳充論溫成追冊事。不當斥劉沆。怒。請併斥京。仁宗不從。但解其記注。旋復之。俄試知制誥。弼當國。引嫌拜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召爲侍讀學士。糾察在京刑獄。遷翰林學士。知開封。數月。不詣相府。韓琦語弼以爲傲。弼使往見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安。造請。乃所以爲公重。非傲也。俄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甾氏界。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神宗立。改御

史中丞論安石更張失當累數千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
帝不聽擢樞密副使劾議責河東麟府豐州城壘兵械不治官
吏皆受譴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優詔不許進叅知政事數
與安石論辯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又薦劉放蘇軾掌外制
會鄭俠薦京可相惠卿譖與俠交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
學士知渭州茂州叛徙知成都蕃部何丹方寇難綜闢聞京
至請降爲聞于朝禁止侵掠給稼器餉糧食遣還虜人喜割血
受盟願世世爲漢藩熙寧九年惠卿告安石罪以與京同生發
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者帝以安石爲欺復召京知樞密院
因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故詔有
渴想儀刑不妄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告焉頃之以觀文殿學
士知河陽哲宗卽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又改彰德范祖

禹言其中亦不飾節操。然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尚存。若付以樞密必允。公論時京已老。以爲中太乙宮使兼侍講。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初卒。年七十四。帝臨奠。贈司徒。謚文簡。始京鄉居。受通判南宮成恩追貲。以郊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适出。侍妾詢知爲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其爲郡守諸縣公事。至卽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一無壅滯。人服其敏。

趙槩字叔平。初名裡。以夢改。今名。南京虞城人。少篤學。自力器識宏遠。登進士。通判海州。爲集賢校理。開封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出知洪州。作章江石隄二百丈。高五丈。以障其衝。水不爲患。州有歸化卒。皆故時羣盜。適僚吏鄭陶饒。輿挾持郡事。造飛語言。官輟陳惡。卒有怨言。槩不答。會有自容州逃戍而

歸更犯法者斬之以徇因收陶奭抵罪闔府股栗加直集賢院
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免久乃起監密州酒知滁州山東
寇李二過境上不忍犯名修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
刑獄踰年知制誥郊祀當任予以母年八十二乞回恩封郡太
君後爲例奭上言蘇舜欽之逐皆館閣名士一舉而棄之朕士
夫望非國之福不報求外知蕪州母喪終入爲翰林學士聘契
丹會獵主請賦信誓如山河詩成親酌玉杯爲勸且授劉六符
素扇寫之納袖中還兼侍讀學士諫官郭申錫論事忤旨帝欲
加罪言陛下始諭羣臣毋面從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俄以
范圖閣直學士知郢州改應天府代韓絳爲御史中丞首論張
孜不宜典宿衛與絳論同御藥院內臣有寄資至團練使者謂
之暗轉奭請明限以年俟出院優遷之母得累寄嘉祐五年擢

樞密副使七年參知政事神宗卽位遷左丞就轉吏部尚書熙寧初數以老求去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久之加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集古今諍臣爲諫林百二十卷以獻神宗置于座右時加省閤詔答曰凡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惟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諡康靖槩秉心和平與物無怨怒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不少議者以比之劉寬婁師德坐張詒貶六年念之終不衰詰死卹其家歐陽修遇槩薄又躡代知制誥及修爲督者中傷槩獨抗章明其非罪修始得解服其長者按鄆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槩知其貧代以已俸其平生所爲類此張述字紹明遂州人登進士調咸陽縣簿改大理丞遷太常博士皇祐中上書言生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而繼嗣爲之本匹

夫有百金之產。猶託謀後事。出於素定。况有天下者哉。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千萬年。斯爲孝矣。獨宗廟社稷。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爲陛下憂也。謂宜慎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至和元年。復言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侵西沒。晝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平中也。而未聞以繼明爲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出宮闕。或謀起閹寺。或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後宮以盜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爲計。此臣拳拳爲陛下言也。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仁宗終不以爲罪。述慷慨敢言。歷通判延州。知泗州。皆有政跡。後以職方員外郎爲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鐵錢事。行至萬州道病卒。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九終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

侍從 宋四之七

吳奎

張昇

邵亢

從父必

胡宿

子宗炎從子宗愈等

周孟陽

王獵

掌禹錫

孫洙

鄭獬

孫思恭

齊恢

陳襄

鄭穆

錢公輔

李大臨

祖無擇

鮮于侁

吳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少時甚貧既長博聞強記無書不讀

舉五經登第至大理丞監京東排岸司慶曆中上言涉春以來

連陰不解洪範所謂皇之不極時則有下伐上者今果有衛士

之變聞皇城司官六人其五受責獨楊懷敏尚在左右人謂陛

下私近幸而屈公法且獲賊之際傳令勿殺而其黨欲以滅口
遂悉屠之乞召對面論上深器之遷殿中丞舉賢良方正策入
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入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每勸帝禁東左右姦倖連劾郭承祐張堯佐不當爲宣徽使皆
罷出之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奎言御史許風聞若窮核主使
後誰敢告者是自塗其耳目也遂罷不問皇祐中又極言冬燠
春凍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饑饉洊臻此天道不順自
東徂西地震爲患大河橫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不順邪曲害政
陰柔蔽明羣小紛爭衆情壅塞西北二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不
和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
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容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
回撓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乎矧數年以來號令及所行事咸

有名而無實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或姦謀所破羣臣百姓多不甚信。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臣願堅守詔令威奮乾剛毋爲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也。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爲黨出知密州。俄直集賢院。徙兩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檢院。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奉使契丹。會其主。加稱號。要入賀。不往。歸遇契丹使於塗。故事。使者相見。其衣服儀等必相當。至是奎覆其儀以見。坐出知壽州。至和三年大水。復上疏曰。陛下臨御二十四年。而儲嗣未立。禮大宗無嗣。擇支子之賢。昭穆相當者。太祖太宗曾孫所宜建立。以繫四海之望。勿聽邪謀。誤此大事。若不速定。致宗祀無本。羣望鬱結。推之咎罰。無大于此。帝感其言。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奎達於從政。應事敏捷。吏不敢欺。發富民孫氏宿惡。徙於淮。聞豪猾畏斂。居三月。治聲赫。

然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以親老改郫州嘉祐七年復還翰林
拜樞密副使治平中父憂居喪毀瘠旣葬廬墓潔嚴祭祀不爲
浮屠神宗立終制還朝上以奎輔立先帝越次用之踰月叅知
政事入謝進治說三篇時帝召安石不至頗以爲不恭顧輔臣
問今果病耶有所要耶奎言安石護短自用所爲迂濶萬一用
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又言陛下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
於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之則和氣自然
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
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
中丞王陶以文德不押班事詆韓琦奎論之陶亦疏奎阿附陶
旣出并罷奎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司馬光言奎名望清重
今爲陶絀恐大臣不自安各求引去於四方觀聽非宜乃復召

歸中書及琦罷遂仍前命明年卒年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諡文肅爲人喜獎廉善有所知輒言言之不從不止所得俸祿買田爲義莊以賜族黨朋友既沒家無餘資諸子至無屋以居時論稱之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登進士爲楚丘主簿留守王曾稱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經略夏竦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以母老求歸養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鄧州歷戶部判官開封推官知雜御史昇率性質樸不善擇言以論張堯佐楊懷敏至斥貴妃爲一婦人謂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不懌以語陳升之對曰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帝意乃解除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初青唐蕃部蘭毘世居古渭與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攝帥范

祥亟城之諸族畏其偏舉兵叛昇至請棄勿城詔戶部副使傅求審視以爲不可與昇議殊又副總管劉渙討叛羌不時進昇命他將郭恩以代羌潰去渙嫉其功調訟恩多殺老稚以撼昇朝命張方平守秦鞏渙涇原昇青州方平辭曰渙昇有階級不可因互言而兩罷昇乃復留至和二年召兼侍讀拜御史中丞指切時事無所迴避宰相劉沆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已欲出之昇上章力爭言天子耳目之官奈何因宰相一怒而斥沆遂罷去帝語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言聽諫從是爲不孤今朝臣持祿養望者多而寔心謀國者少竊以爲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爲之感動契丹主宗真遣使齎其畫像來求帝像未報而死子洪基復以爲請詔昇報聘論使更致新主像洪基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以弟爲兄屈尚先致敬況今爲伯

父哉洪基無以奪復以像來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五年叅知政事六年拜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多持不與見帝春秋高前後屢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大策英宗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豈可遽去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蹈舞司馬光言昇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昇請之不已治平二年以彰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神宗卽位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致仕卒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諡曰康節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十歲誦五千言賦詩豪縱見者驚偉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試已入等矣以嫌疑報罷亢亦自言會趙元昊叛上言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所任皆儒臣未能應變武人又多年老間起故家恩倖安識攻守之計

况將卒素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固已形矣。因獻兵說十篇。名試秘閣。授潁州團練推官。守晏殊一以事諉之。民稅舊輸陳蔡運使。欲覆折緡錢。且多取冗官民輸勞費。已甚。方仍歲水旱。又從而加取。將不堪命。乃止入爲國子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亢累疏論罷之。進集賢校理。仁宗儲嗣未立。亢力言以爲國之外患。不過邊圉內患。所繫社稷安危。不可不蚤定。擢提點開封縣鎮公事。徙推官。比禁火犯者。不獲則罪主吏。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亢請。自今非延及旁舍。雖失捕。勿坐。改度支判官。契丹使賀乾元節。值仁宗崩。議者謂宜卻還。亢請令奉誓至柩前。使見嗣君。從之。英宗選爲穎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對羣玉殿。訪以時事。稱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建

言穎王且擇室願采用古婚禮公主下降不宜厭舅姑之尊帝
深納之俄知諫院東宮建爲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
時待制以上爲帥守每他徙必遷秩亢請未滿兩歲者勿推恩
吳奎與王陶辨論亢詆奎所言失大臣體奎與韓琦竟去進亢
樞密直學士知開封亢遇事敏密吏操觚至前必反覆閱之人
或以爲勞亢曰初雖煩勞後乃省力耳籍里閭惡少與故吏停
廢者有犯皆遷之他處關訟爲之衰止拜樞密副使夏人誘殺
知保安軍楊定朝廷謀西討亢謂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惟
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然後師出有名因條上其事帝亦以人
心一搖安危所係今動自我始先遣信符恐契丹聞之不期而
合朕所深憂遂悉如亢計未幾夏主諒祚死執殺定者來請和
或欲乘機更取塞門地亢言幸人之喪非義乃止居院踰年無

大補益帝與諫官孫覺言欲代以陳升之覺遽劾亢薦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覺亢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移鄭鄆亳三州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爲人樂易有長者之譽諡曰安簡從父必字不疑登進士爲上元簿善策謀會國子立石經召充直講選編修唐書必以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理院言周官大宗伯凡王之禘祠肆儀爲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肆司徒府古禮如此今卽祠所習之不敬乃徙於尚書省張貴妃受冊議命婦入賀多言妃爲修媛時命婦已不敢亢禮況今日乎必奏宮省事魁知旣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無不答衆議乃定出知常州召爲開封推官坐在常州日杖人至死責監邵武稅然受杖者寔不死久之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爲京西

轉運使居官震厲風采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餽以爲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入修起居注知制誥雄州種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必往使以理相折契丹遂服還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遷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卒年六十四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爲揚子尉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掇宿以公私船活數千人薦爲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民婦與所私者殺其夫誣執平民將抵死宿廉得其情出之擢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因興學費財僚吏疑爲欺不肯書曆宿謂曰君輩佐滕侯久苟有過盍不早正乃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意乎皆大慙謝後湖學爲東南最宿有力焉又築石塘

百里捍水號曰胡公塘郡人立祠祀之遷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封還都知楊懷敏復職詞頭言衛士之變懷敏得不窮治已幸豈宜復在左右命遂寢宿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慶曆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疏言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陰強而未卽伏陽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陰乘而動宜卽禁止以寧地道明年王則果反貝州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明年大旱宿又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歲旱其應在禮此由冬至郊丘二帝並配之失也朝廷從其言遂迭配如初時議七十致仕令有司按籍舉行宿謂非優老之義自今武臣察其任事與否勿斷

以年文臣使得自陳。以全其節。又論皇祐新樂與舊樂難並用。禮部間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帝遣中使護唐介貶嶺南。宿謂事不可測。萬一不幸。陛下愛臣。臣名帝悟。遣還內使。遷宿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兼知審刑。昌開六塔。河害民。詔獄薄其罪。宿請斬之。以謝河北。仲昌由是南竄。究國公主下降。將行。問禮宿言。昔封兩長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涇卒以折支不時給。出惡言。既寘卒于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數弗遣。宿曰。涇卒固悖慢。司吏安得無罪。拯不知自省。公拒制命。紀綱益廢。次拯懼立遣吏韓琦請復并州節鎮。宿言。參爲晉地。與商爲讐。星國家受命。商丘若崇晉。非國之利。太宗削平四方。并最後服。故不使列于方鎮。已八十年。宜如故。便後琦秉政。始復

之嘉祐六年拜樞密副使英宗立羣臣往往以燕薊外屬爲言宿奏天時人事未至不可妄意難成之福願守兩朝法度以惠養元元天下幸甚頃自曾公亮任雄州趙滋專治界河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由此常與鬪爭臣愚以爲此不過侵誣尺寸城郭之吏移文足以辯詰何至興甲兵哉治平三年以老乞謝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諡文恭宿清謹忠實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篤行自勵至於貴達常如布衣時尤能顧惜大體嘗擇詳議官有才可用而征權負課者同列謂小累不足自宿竟以白上曰彼之得失不過一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乎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將

以授宿宿辭曰。後事當盡力。他非所敢冀。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子宗炎字彥聖。初蔭將作監簿。登第。歷國子宗正二丞。開封推官。考功吏部郎中。故時選人敗。京官絀舉者。議輒尼不行。宗炎請先行。引見俟舉者有罪。卽追止。從之。哲宗崩。爲鴻臚少卿。迂弔祭使於境上。遼使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見。暨還。升爲卿。俄以直龍圖閣知穎昌府。歷密州。卒。生平善爲詩。藻思清婉。歐陽修守亳。與客游郡圃。或誦其詩。賞味不已。謂有鮑謝風致。從子宗愈字元夫。登甲科。爲光祿丞。宿內舉。召試學士院。授集賢校理。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上言。嚴禁旅。所以杜姦宄。今修內卒盜皇城器物而入內都知。不能覺察。願正其罪。殿帥直廬在長慶門內。得自置練。罔萬一凶黠者竄名其間。將不可悔。請易以老卒。從之。安石川李定爲御史。宗愈

論之甚力蘇頌李大臨不草制坐絀宗愈又爭之安石怒出通判真州歷提點河東刑獄開封府推官吏部右司郎中元祐初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言法貴均一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今更定役法一條募衙校不足聽差入等戶是乃差法非募法也請刪之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宗愈言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可熄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諫議王覲論其不當劉安世等又合攻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人安其政名拜禮吏二部尚書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後入黨籍宗愈以宿子弟召試起官宗回字醇夫用蔭登第歷編修敕令官司農寺幹當公事京西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京東陝西轉運使吏部郎中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坐繫平民降集賢殿修撰知隨

州改秦慶二州代孫路爲帥加直學士時青唐賄征已內附而
心牟欽璫父子勦兵迎別會溪巴溫之子隴拶守其地勢復張
賄征懼自髡爲僧以祈免王瞻怨孫路因言青唐不煩兵可下
至則駐宗哥城不進宗回怒日夜檄趣之將以軍法從事又遣
王愍至邈川聲言代賄瞻懼乃率步騎掩青唐據之隴拶降詔
以青唐爲鄯州邈川爲湟州未幾屬羌郎阿章叛拒官軍宗回
遣將王吉魏釗鈴轄种朴往討皆敗死運判秦希甫言湟鄯難
守事下宗回持不可罷希甫會徽宗棄鄯州任伯雨疏劾奪職
知蘄州還爲待制歷慶渭陳延澶五州無何罷郡朝廷復錄其
堅守湟鄯之議起知秦州進樞密直學士徙永興鄭州成德軍
坐事去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從孫交修字已林登崇寧進士
授泰州推官再試詞學兼茂科翟汝文得其文自謂非所及置

之首選除編類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累太常博士都官祠部
二員外左司郎中起居舍人進起居郎昭慈太后垂簾聽政以
右文殿修撰知湖州建炎初召爲中書舍人進給事中直學士
院兼侍講入對論天下大勢淮南當吾膺將士先奔無藩籬之
衛湖廣帶吾脅羣盜乘間有腹心之憂江浙肇吾基根本久未
立秦蜀張吾援指臂不相救宜詔大臣修政事選將帥蒐補卒
乘以張國勢撫綏疲瘵以固國本又論今日弭盜保民豐財裕
國彊兵禦戎之要亟宜下寬大之詔開自新之路禁苛虐之暴
豐衣食之源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
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彼盜賊猶能爾陛下盛德中興
富有二百郡地不能爲彼所爲平時謂名言李成盜江淮廷議
親征交修言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大駕議遂格帝問大旱所

致之由對言守常州周祀坐殘虐免罰乃以屬吏祀上書告交
修罪罷爲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六年復起給事中拜刑部
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書論汀州寧化
縣令冒殺無辜追逮凡六百人若俱待其至瘦死無算請以罪
狀明白者論如律詔如其言朝議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
修力陳其害謂崇寧大錢覆轍可鑒以今交子校之無銅炭之
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挾紙真贗莫辨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
藏鏹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比及悔悟恐無及矣又時議大
舉交修言今僞妄無行之徒務爲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
其實遽信之以舉事豈不誤國帝覽之矍然翼日出示大臣曰
交修真可謂一士諤諤者帝又問席益旣去孰可守蜀者薦其
從子世將因言養兵所以保蜀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自聚兵

關外以來餉道險遠漕舟多覆陸運又艱臣愚欲自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守關者水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命付吳玠施行議徵宗配享奏請用韓忠彥從之俄以親老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提舉興國宮九年召還拜兵部尚書奏言河南新復乞如祖宗時設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別爲號於南宮以收五路之才詔令禮部討論復請補外改端明殿學士知合州數月卒交修簡重寡言進止有度事繼母以孝撫二弟極友愛遇恩以次補官爲文不事雕琢坦然明白凡三入詞苑當時稱爲文行兼副世將字承公與兄唐老同登進士范汝爲寇閩以爲監察御史福建路撫諭使賊平遷右司員外郎歷起居郎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兼修政局坐言者落職奉祠未幾除徵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入爲禮刑二

部侍郎紹興四年出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許以便宜建昌軍卒修達等作亂殺守臣劉滂世將遣參謀侯慤統制丘贊討平之改兵部侍郎復知鎮江召爲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出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先是蜀邊久駐重軍餽運艱阻坐困民力世將奏用轉般撥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便之吳玠卒世將以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時關右初復朝廷分軍移屯熙秦鄜延諸道明年金人陷同州入長安諸路皆震世將遣大將吳玠田晟出鳳翔郭浩出奉天楊政山赤谷歸河池不數日玠捷于石壁又捷於扶風金人逡巡不敢度隴詔除端明殿學士母喪特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取華虢兵威稍振以瘍發於首改資政殿學士致仕恩數視簽書樞密院事卒年五十八

唐老字俊明歷官殿中侍御史金人再犯京師唐老請

對言康王爲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天意也請就拜河北兵馬
大元帥俾名天下兵入援又疏言趣兵入衛而不立帥必無功
不聽果有范致虛之敗京城破金人根括金銀分命臺臣糾察
唐老預焉怒民間多匿金杖唐老幾死唐老以疾故得不稱臣
於僞楚高宗立猶坐奪二官建炎三年出知衢州苗傅敗亂兵
犯城率衆拒却之以功擢秘閣修撰未幾進徽猷閣待制充兩
浙宣撫司參謀官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杜充降金建康失
守戚方等潰兵趨鎮江時城中兵不滿千獨倚韓世忠爲重世
忠復去唐老度力不敵因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
請唐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諭方等以逆順禍福不聽衆皆露
刃環脅唐老怒罵不屈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諡定愍胡
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世將皆在禁林仍世執政交修哀彙其文

章爲世絲綸集其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爲晉陵名族
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後徙海陵性醇謹吏綬第進士爲
潭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嘉其質厚禮重之英宗
除知宗正寺力辭表凡十八上皆孟陽爲文詔不許孟陽從容
陳古事以諷英宗悚然起拜皇子命下愈堅臥不出中使趣召
十輩宗諤奉詔傾宮往請不能動孟陽乃之臥內勸曰天子知
太尉賢參以天人之助何爲堅拒如此英宗曰非敢徼福以避
禍耳孟陽曰今事跡彰著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奉遂得
安然無患乎英宗意乃決及登祚命爲皇子位說書以嘗侍藩
邸固辭加直秘閣同知太常禮院數引見以時務對最後召至
隆儒殿在邇英苑中羣臣未嘗至人疑且大用帝亦諭以不次
意孟陽薦他人代已終不肯就僅遷集賢殿修撰同判太常寺

兼侍讀神宗初立入奏事方升殿帝望見慟哭左右皆泣下拜
天章閣待制以暴疾卒年六十九詔特官其壻及子孫二人除
其家負官緡錢數萬

王獵字得之長垣人累舉不第慶曆用兵詔求遺逸范仲淹薦
之得出身爲藍田簿掌學事諸生有犯法者獵自責以爲教之
不至屏出之府帥捕生下獄獵白曰此特年少不率教爾若致
于理非惟不足以益風化恐適貽士類之辱帥悟喜曰吾慮不
及此卽釋生而待獵加敬久之徙林慮令縣依山以射獵爲俗
士不知學獵至爲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境有漢杜喬墓往奠
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爲清長官入累吳
王宮教授睦親廣親宅講書諸王侍講凡在京藩十二年宗室
無高卑少長各得其歡心英宗在邸日尊禮之及爲皇子授說

書卽位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方議濮王稱號帝以問儼堅持不可帝曰王待侍講厚亦從衆說耶對曰臣荷恩厚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是乃所以報王也帝大悟自是不復議以疾謝事不許及愈入見帝喜神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知襄州未行改滑州自工部郎中陞本曹侍郎致仕給全奉後八年卒年八十詔賻絹千匹官其二孫賜家人官岐人以為寵

冊曰英宗盛德有此二臣百千萬世瞻仰後塵

掌禹錫字唐卿郾城人登進士爲道州司理叅軍試身言書判第一改大理寺丞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并州丁度薦爲侍御史疏請嚴備契丹引周宣薄伐漢武遠討孰得孰失且建晝增步卒省騎兵又奏古人用兵使貪使愚若徇舊法選舉邊吏兼責士節則誰敢薦之雖有材武莫從而進矣朝議以爲是遂緩其

法出提點河東刑獄杜衍薦名試除集賢校理改直集賢院兼
崇文檢討嘗預修皇祐方域圖誌地理新書校正類篇神農本草
王洙推其所記極博稽考有勞帝面賜三品服累三司度支
判官判理欠司同管勾國子監歷判司農太常寺數考試開封
國學命題奇奧士子憚之目爲難題掌公遷光祿卿改直秘閣
英宗卽位自秘書監遷太子賓客時已老病帝憐其博學多記
拜工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五爲人矜慎畏法居家勤儉好儲
書喜命術預知數盡有所著郡國手鑑一卷周易集解十卷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羈靡能文未冠擢進士制舉二科進策五
十篇指陳政體明白直切韓琦讀之嘆爲今之賈誼遷集賢校
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求言疏時弊要務十七事後多施行兼
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乞增諫員以廣言路凡有章奏輒焚其藁

雖親子弟不得與聞安石還諫官洙心知不可顧力不能奪鬱鬱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使者欲加斂取羸爲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濬漕渠以通鹽舸洙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爲害致禱於朐山微奠大雨蝗赴海死尋幹當三班院其員履雜嘗過萬數所著簿籍功罪不明前後牴牾吏左右出入公爲欺姦洙輩其甚者八事定爲令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奏言故事百官遷敘用一定之詞至一門之內數人拜恩名體散殊事理各異而格以一律苟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封贈降補皆隨等撰定元豐初兼直學士院澶河平詔作靈津廟碑神宗獎其文擢翰林學士踰月得疾遣中使尚醫勞問疾小愈因習拜跽債不能興卒年四十九帝臨朝悼惜常賻外錫錢五十萬洙博聞強識文詞典麗有西漢之風明練典

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未嘗發一鄙語。士大夫共期以丞輔。不幸早世。咸憫傷之。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吐詞豪偉。流輩莫敢望。舉進士第一。調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爲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卽位。治永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獬言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樸陋。天下共知。剗園用空乏。近者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有傷儉德。願飭有司。損其名數。又言陛下卽位維新之澤已布。郡國馳表稱賀。例官其人。此五代餘習。今庶官猥衆。充溢銓曹。不須復行此恩。以開僥倖。皆不報。獬又疏言陛下初臨御。恭默不言。所與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盡天下之聰明哉。願申詔中外。許令盡言。有可采錄。名與之對。至於臣下

進見訪以得失。虛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納之。時詔諸卿敦遣遺逸之士。試於秘閣。命之以官。頗有謬舉者。衆論諠譁。旋即廢罷。解言古之薦士。拔十得五。今所失未至十五。不可遽以浮言廢之。願復此科。使豪俊無遺滯之歎。未及行。出知荆南。治平中大水。疏奏陛下側身思咎。念有以消復之。故求忠言。不知將欲用之。耶抑但舉故事耶。今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蘊以獻諸朝。一日萬幾。勢未能盡覽。不過如平時下之中書密院而已。如是何以異于前世之君。但求空言而未能見諸行事者。耶願選官置屬。掌所上章。與兩府近臣從容講貫。可則行之。否則罷之。有疑則廣詢而決之。庶幾羣言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還判三班院。神宗初直舍人院。一夕召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院。拜翰林。

學士朝議納橫山獬言兵禍必起於此已而种諤取綏州又言臣竊見手詔深戒邊臣無得生事今乃特用變詐之士務爲掩襲如戰國君臣所尚豈帝王大略哉旣而諒祚告哀復請遣使立其嗣子識者遽之熙寧二年權發遣開封府小民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安石惡其不用新法按問出爲侍讀學士知杭州中丞呂誨乞留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獬言吾不忍民無罪而陷刑憲遽引疾提舉鴻慶宮卒年五十一

孫思恭字彥先登州人擢第卽遭父喪不肯復從官二十年間纔三書吏考爲苑丘令轉運使以水災時調夫思恭爭之弗得棄官去吳奎薦其學補國子直講加秘閣校理事神宗藩邸爲說書兼侍講直集賢院卽位擢天章閣待制性不忤物犯而不校篤於事上有所見必密疏以聞帝亦間訪以政歐陽修初罷

政思恭盡力救解然修不知也俄出知江寧鄧州以疾移單州
管幹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二生平精闕氏易尤妙於大
衍嘗修天文院渾儀著堯年至熙寧長曆近世曆數之學未有
能及之者

齊恢字熙業蒲陰人唐宰相映之裔第進士歷通判陳州提點
成都府路刑獄徙河東凡公帑格外餽餉之物一無所受單車
而東入爲戶部判官神宗出閣精簡宮僚韓琦薦其賢以直昭
文館爲頴王府翊善卽位拜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知
相州復知審官西院糾察在京刑獄終右諫議大夫年六十六
帝念舊僚特贈工部侍郎平居鄉里恂恂稱君子臨政府明白
簡約不爲苛擾所至人愛之

陳襄字述古侯官人少孤能自立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時

學者皆溺於詞章。襄等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其迂闊。久乃信而從之。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浦城簿。縣多世族。以請託有持爲常。令不能制。襄攝令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姦束手。有盜數輩相撐拄。不肯承。襄紿語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旣而陰塗以墨。以帷蔽之。命羣盜偕往。獨一人畏鍾有聲。不敢觸驗。其手無所污。訊之具服。改知河陽。富弼爲守。一見卽禮遇之。始教民種稻。復留意教化。進縣子弟勉令就學。講說不懈。弼薦爲秘閣校理。判祠部。譯經僧死。遣表度十僧。列于廟。三年度一道士。襄皆抑不行。出知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爲常。蘇二州患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畝。授以浚法。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入爲開封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異於常。不

卽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
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曰臣觀制置司所議外引經義
爲言內實管商餘智事體卑削貽笑中外非聖世所宜行望貶
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
而進者且言韓維不當爲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
不聽召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願試乞補外帝惜之留修
起居注踰年知制誥安石屢欲出襄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
益忌之槌有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入爲樞密直學士知
通進銀臺司兼侍讀終判尚書都省年六十四贈給事中襄蒞
官所至務興學校平居急于講求利病旣亡友人劉尋視其篋
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字大抵皆民間事也在經筵上願遇
甚厚訪以人材舉司馬光等三十三人以對謂司馬光韓維呂

公著蘇頌范純仁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在外蘇軾鄭俠愚
直敢言發于忠義投竄瘴癘朝不謀夕願使生還帝不能用
鄭穆字閑中侯官人性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
以禮居鄉教授及門甚衆登第調壽安主簿召爲國子直講館
閣校勘編校集賢院書籍積官太常博士乞納一秩先南郊追
封考妣從之改集賢校理求外通判汾州熙寧三年神宗稱其
德行任嘉岐二王府侍講兼諸王侍讀凡居館閣三十年在王
邸一紀非公事未嘗及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凡可爲勸戒者必
反復撻誦二王咸敬禮焉元豐三年加朝散大夫出知越州奏
免鑑湖連年水溢民通官租元祐初除直集賢院拜國子祭酒
每諸生請益無間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延接以禮送迎諸生皆
尊其經術服其教訓俄兼荆揚二府侍講楊徐二王翊善拜給

事中寶文閣待制請老提舉洞霄宮公卿大夫各爲詩贈行空學出祖汴東門外都人觀者如堵明年卒年七十五子璆軍事推官嘗有故人張景晟死遺白金託其孤反金收子而長之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少從胡瑗學有名吳中登甲科通判越州爲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歷開封推官戶部判官知明州先是衙前法以三等差次勞勤應格者聽指酒場以自補富者足欲而貧者日困充募益鮮額有不足至役鄉民破產不供費公輔取酒場官鬻之分輕重以給役不復調民入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英宗卽位陳治平十議大要言采民政分吏課擇守宰置二府官屬又上帝問一篇王疇爲學士未久擢副樞公輔謂疇素望淺不草制帝以爲格詔謫滁州團練使呂誨等救之不得踰年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

誥入見帝勞苦之使錄十議以進命知諫院嘗至中書白事富弼謂上求治如饑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對曰朝廷所爲是天
下誰敢不同所爲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初與王安石善及安
石得志輒排異已者公輔言其不當出勝甫又不當用薛向更
鹽法數忤安石意出知江寧徙揚州以病改提舉崇福觀卒年
五十二

李大臨字才元華陽人登進士爲絳州推官杜衍文彥博相繼
薦爲國子直講睦親宅講書秘閣校理坐考試誤收失韻責監
滁州稅未幾還職家故貧仁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
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真廉士也以親老知廣安軍徙邛州
還判羣牧并開封推官糾察在京刑獄神宗雅知其名擢修起
居注進知制誥與宋敏求蘇頌相繼當制封還李定除御史詞

命台言故事臺官必以員外郎博士定以初等職官不由銓考
擢授朝列不緣薦試輒寘憲臺超越常格墮素法制若從去歲
詔書一槩不拘官職不限高下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
必更改中允也今旣改京官已是優恩更加異擢從來未有倖
門一開士希奔競名器有限安得人人滿其意哉復詔諭數四
固爭不已以累格詔命各使歸班除大臨工部郎中出知汝州
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爲雙雉關山谷間耕者獲之人
疑爲盜械送府大臨識其異釋耕者徙知梓州加集賢殿修撰
復天章閣待制致仕卒大臨清整有守論議識大體爭李定後
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蘇頌稱爲熙寧三舍人云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提點淮南
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爲文宣公無

擇謂以祖諡而加後嗣非禮於是下近臣議改爲衍聖公出知
袁州自慶曆以來詔天下立學徒爲文具無教養之實無擇首
建學官置生徒弦誦之風彬彬如矣召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兼
修起居注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學士知鄭杭二州
熙寧初知通進銀臺司故事許詞臣受潤筆物先時有饋安石
不取收置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惡之適御史
王子韶使兩浙劾知明州苗振事連無擇遂請自京師逮送赴
秀州獄蘇頌言其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御史張戢亦救
之皆不聽謫忠正軍節度副使然振實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
及乘船過制而已尋復無擇光祿卿秘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
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爲人好義篤于師友少從孫明復
學經術從穆修爲文章兩人死力求其遺文彙次之以傳其言

語政事爲時名卿屈于子韶一小人鍛鍊放棄訖不復振論者惜之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唐劍南節度使叔明裔孫性莊重力學第進士爲江陵司理叅軍慶曆中應詔上言推災變所由興條當世四失其言剴切唐介與同鄉里言其名于上官交章論薦侁固讓乞移薦左參軍李景陽枝江令高汝士介益以爲賢調黟縣令攝治婺源豪民惡類屏跡通判綿州綿僻遠吏徂貪風侁一介弗取郡守以下皆效之趙抃薦于朝未及用從何郯辟簽書永興軍判官屬萬年令不職繫囚累百使侁往治數日而獄空熙寧詔求直言陳十六事神宗讀而記之范鎮薦除利路運判復上書論時政可爲憂患者一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名民怨者不可槩舉意專指安石也安石怒短毀之上稱其文

學可用曰陛下何從知之上曰有章奏在安石始不敢言助役
法行詔諸路各定役錢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侂爭以利州民貧
地瘠請半之瑜不從各以事聞時諸路役書皆未就上是侂議
諭司農曾布頒以爲式因黜瑜而升侂轉運副使仍兼提舉部
民不請肯苗錢安石遣吏按問侂曰立法本意願取則與民自
不願豈能彊之蘇軾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
三難利州守周永懿貪虐不法捕繫獄流之衡湘請更以文臣
爲守併易班行領縣事二稅民輸絹綿侂奏聽以畸零納直後
李元輔輒變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運使之法何可改蓋侂
姪亦居是職故稱老以別之居九年仍徙京東西路河決澶淵
議欲勿塞侂言東州匯澤惟兩潦夏秋雨淫猶溢而爲害若縱
大河注其中民爲魚矣作議河書以上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爲

一以侂爲轉運使。嘆曰：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故所薦皆守道背時之士。如劉摯、李常、二蘇、范祖禹、劉攽諸君，時相不能容，大爲所累。侂略無悔也。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上語以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宜善治之。蘇軾赴遞過揚，親朋皆絕侂。獨往見，或勸宜焚其往來書文。謝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尋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復以侂使京東。司馬光言于朝曰：侂賢者，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往救之。安得如侂百指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母。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議神宗配享侂曰：先朝宰相之賢，無如富弼，乃從其議。以弼配。拜左諫議大夫。時哲宗冲幼，上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國朝設制，舉取士尤爲得人。安石忌諱，詆訾遂廢其科，請復之以搜羅賢俊。廓通言

路文乞罷大理獄許兩省諫官得相往來減特奏恩嚴出官之法京東鹽得通商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罷戎瀘保甲以寬民力事多施行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進待制卒年六十九先刻意經術著詩傳易斷春秋論作詩平澹淵粹尤長于楚辭軾讀其九誦以爲不可及姪師中亦任運使